

舌尖趣味

十八碗

许若齐



红红的光 张亮亮 摄

冬天，几个朋友在海南海边住着避寒。大家住得不远，时不时就凑在一起，打牌、出门转转、闲聊天。我们一共八个人，戏称是“八仙”。每隔十来天，会进一趟陵水县城，逛逛店铺、买点东西，当然也少不了一起吃顿饭。

住的地方离县城十几公里。到了县城，一位女士匆匆先去饭店占位子——说是去晚了就没座了，而且电话预订也不管用。我有点纳闷：哪家店这么热闹？抬头一看，门头上方方正正几个大字：十八碗。

所谓“占位子”，就是在圆桌中间放个东西，比如一个普通的玻璃杯。这让我想起以前在肉店排队的光景：摆个小凳子、一把扫帚、破脸盆甚至一块石头，等门一开，这些东西立马就变成了活生生的人。

吃饭时间还早，大家就各自散开：逛街的逛街，买菜的买菜，理发的理发……饭店对面就是穿城而过的陵河，河面宽阔，水也

清，上面架着好几座桥，听说夜里灯光秀挺好看。

我没什么事，就沿着河边走走看看。河边其实是个开放式的带状公园，花草鲜艳，椰树影子摇摇晃晃。一眼望去大多是中老年人，聚在一起热闹的多半是大妈们，又唱又跳，笑声不断。一位按摩师傅在长条桌边给人按摩，手法很熟练；被按的人躺在那儿，一脸舒服，显然很享受。一分钟一块钱，看来生意不错，边上还有几个人等着。两个老头坐在石凳上，一个在给另一个光着膀子的挠痒痒。阳光明媚，微风吹来清爽得很，那场景看着特别自然，一点不觉得突兀。

十一点左右，大家自动往“十八碗”聚拢。这是一家湘菜馆，规模不大，就几张圆桌和几个卡座。让我意外的是，餐具消毒做得特别到位——因为太烫了，碗筷碟盘都得由伙计戴着厚手套从高温柜里取出来，装进木盒子提到桌上，过了好几分钟还是热乎乎的。

坐下后，一位老乡开始点菜。八个人，按习惯点了八个菜外加两个。第一道菜上来时，服务员拿来一个像沙漏的小瓶子，透明的，能看见里面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。我不明白，旁边的人告诉我：瓶子里的东西滴完之前，所有菜必须上齐；而这一共只有十五分钟。要是滴完了还有菜没上，后面的就免单。我问：你们遇到过吗？回答说：上次就有一道菜免了。

这样的事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这大概是饭店倒逼自己的硬规定，对后厨和前厅压力都不小吧！不过也确实是个卖点，怪不得圆桌卡座全满，过道里还有不少人眼巴巴地等着。

点的都是家常菜：小炒鲜牛肉、馋嘴香辣虾、剁椒鱼头、土辣椒炒肉、芹菜肉丝、藕炖筒骨、鸡蛋炒豆芽、清炒红薯叶……食材普通，但做得有滋有味，样子也像样；饭是电饭煲蒸的白米饭，蒸饭的水用得讲究，是矿泉水，蒸好的米饭粒粒晶莹，软糯刚好。菜很下饭，我们点了一大一两锅饭还不够，又嚷着加了一小锅。最后一勺饭，被倒进盘里剩的菜汤中，拌拌匀，吃得干干净净。

饭足菜饱。有人去结账，真不敢相信，这一桌只要两百来块钱，AA下来人均三十左右！这样的性价比，实在少见。

我最喜欢的是剁椒鱼头，做得很地道，是这儿的招牌菜，香、辣、鲜、嫩一样不缺，而价格竟然只要十五元——这要是在内地，还不得翻几番？因为它太受欢迎，供不应求，店家也有了“限购”办法：每桌（包括卡座）只能点一份；再点的话，价格就提到三十九元。

客人里也有聪明的。有一对年轻男女特别爱吃这鱼头，进店后分开坐两个卡座，各点一份；等菜上了，很快又坐到一起，亲亲热热地吃起来。

老板倒也大度，只是轻轻摇摇头，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无尽处延伸——“落木千山天远大”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吧。山骨铮铮，长空浩渺，人立其间，微小如尘。那些世俗的牵绊与烦忧，也就像落叶般沉降下去，不足挂怀了。

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。水确是瘦了，却更显雅致。原先丰盈的湖面仿佛被抽去了脂润，露出一圈灰白的滩涂，轮廓分明。湖水向中间收拢，凝练如肌理。此时的水也更清了，清得发幽，像化开的墨。一道残阳斜斜地映进湖心，铺成一条薄薄的金箔。偶尔风过，夕阳的倒影随波轻颤，碎成点点星屑，在水面上跳跃。湖的上空，一群大雁背着光，渐飞渐远。

初冬抽去了浮华，留下筋骨。一切都归于简朴与本真。生命的喧哗渐渐收敛，化成一种温润的、向内的力量。于是你仿佛能听见，根须在漆黑温暖的泥土里，正酝酿着春天的第一声心跳。

集贤时空

集贤的时空

胡文章

车到安庆集贤关下，一个充满工业遗迹的园区出现在眼前。这里不再喧闹，听不见机器的响声，反而透着艺术的安静与深沉。谁能想到，这些斑驳的红砖、高高的筒仓、交错的管道，前身竟是1972年建成的安庆白鳍豚水泥厂呢？

这次受伯伯母和堂兄妹的邀请，一起来到安庆的“集贤时空”，就像走进一座连接时间的驿站，每一步都轻轻触碰着过去。这不只是一次特别的游览，更像是一次与时光的对话。而伯父，是这场对话中最重要的那个人——对他来说，这是时隔半个世纪的“故地重游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他曾为筹办枞阳水泥厂，专程来这里学习；今天重访，恰是跨越五十年的重逢。

我们走进桩坑艺术馆，这里加入了现代艺术的创意，透出一种原始而朴实的美。巨大的水泥基座保留了下来，上面竟“长”出了一簇簇破土而出的“竹笋”——那是钢筋与水泥的结合，看起来冷硬，却有一股向上的力量。这儿曾是水泥生产的“心脏”，如今成了艺术的展厅，仿佛见证着一次新生。从工业废墟到艺术土壤，何尝不是一种延续？

最有特色的要数根雕馆。那些曾经埋在土里、历经风雨的树根木头，在匠人手中仿佛重新活了过来。馆里光影柔和，每件作品都顺着木头的形状和纹理，经过精心雕琢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枯枝变成了苍劲的松鹤，盘根化作奔腾的骏马，连树瘤的自然纹路也成了山水云雾。伯父在一件写着“坚韧”二字的根雕前站了很久。他说，当年建水泥厂，就像这些树根，必须深深扎根、克服万难。这让我们更懂得了老一辈建设者的执着。

离开根雕馆，我们走进中国民居场景馆。这里气氛细腻而温馨，微缩复原了中国历史上78栋经典民居。徽派的马头墙，青瓦白檐；闽南的土楼，浑圆厚重；江南的水乡，小桥流水，枕河人家……慢慢走着，仿佛短短几步就走过大江南北。这些微缩建筑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国记忆，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掉的乡愁。在这一砖一瓦的小世界里，我们触到了历史的温度，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呼吸。我站在一座微缩民居旁，伯父的女儿举起手机，把伯父、伯母和我一起放进镜头。和亲人并肩的身影落入这微缩的山河之间，只觉得此刻的温暖，比馆里所有凝固的旧日时光更加鲜活——这是人间烟火中最温情的一张合影。

集贤时空，是一座收藏文化与艺术的园区，也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。它让我们在行走中回望历史，在感受中珍惜今天，也在展望中继续前行。这次来访，让我们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。尤其感动的是，九十三岁的伯父依然精神饱满，全程走下来，他对生活的这份热爱与坚持，值得我们学习，也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暖的记忆。



边走边看

在湖边

方玲玲

午后，开车到了花亭湖。湖边有一家咖啡馆，暖暖的阳光下，安静又柔和。我们在小院里挑了个能晒到太阳的位子，每人点了一杯咖啡。阳光慢慢挪移，透过衣服、透过皮肤，一直暖到心里。

我喝的是美式，那份苦很纯粹、很直接，就像冬天本身凛冽的质地。可粗砺的苦味之后，会有一丝淡淡的清甜，悄悄从舌根浮出来。这时候，味觉好像被另一种感觉取代——澄澈、清醒、空旷。

浮尘在光线里轻轻飘着，苦后有回甘。就这样坐着，真好。孩子们拉我去看落叶。湖边

比城里冷不少，银杏的叶子早已落光，只剩下干净的枝干。梧桐高大的树冠上也稀稀疏疏的，风一吹，最后几片枯叶在空中扑腾几下，轻轻落在草地上。叶子落了，并不叫人多么伤感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——这种疏朗与枯索，是把一切都摊开给你看，那么坦然。它的美，是褪尽繁华之后，筋骨里透出的那份孤清。

初冬最耐看的，还是远处的山。“水瘦山寒”，说得真好。山已褪去了蓬勃与绚烂，像一位不施粉黛的女子，简约而真实。又像一幅淡墨晕染的画，在天地之间徐徐展开。倚栏远望，千山木叶尽落，山形瘦硬清晰，天空向